

4-2013

城市聲景

Jiamin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家敏 (2013)。城市聲景。文化研究@嶺南，34。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34/iss1/3/>。

This 專題文章 Featur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城市聲景

李家敏

回憶、聲景、城市

一離開水上巴士，便看見嵌在差不多已褪色的建築物牆上的路牌，沿著路牌的方向走，進入了建築物群中的行人道，可能不是旅遊旺季的關係，沿途都比較安靜。被夾在兩道磚牆間，嗅著河水的味道，只聽見路過遊人的細語、輕緩的腳步聲和踏水聲。大概是早前曾下雨，心情放鬆了，腦袋放鬆了。隨心而行，眼見一個又一個的路牌，繞過一個又一個的街角，還是找不到目的地，心想應該是迷路了。在不經意之際，聽見從某一方傳來一群鳥拍翼的聲音，腦袋出現了一幀照片，就知道已離目的地不遠。再沿著那道聲音的方向，繞了兩個街角，過了一條石製的拱門通道，終於到了聖馬可廣場。第一眼便看見了那群白鴿，心存感激。在廣場內逗留了好一陣子，離開後便沿著運河走。在大氣中突然滲出淡淡的旋律，那旋律有如磁石般，把我的心神吸引著，又再一次試著找出它的出處。聲音越來越清晰，似是一種樂器發出的旋律。聲音似在走動著，間中稍有停頓，然後又再出現。繼續沿著河邊走，轉入了有一件雕塑像的小廣場。應該就在附近，而且並不是樂器發出的聲音——是歌聲。走過了廣場，看見一座灰色石牆興建而成的小教堂，一位年老的修女站在教堂門前，她的嘴唇在動，聲音是她發出來的，是她在唱歌。那一刻無法相信那聲音是她發出來的，我找不到任何形容詞來刻劃它的美，像是天使的歌聲，又像是大自然混然而生的音調。她唱完了，便走進入那小教堂。儘管離開了威尼斯，她的歌聲也在腦海裏迴繞了數天。直至今天還記得那份「心神被吸引著」的感覺，那已是八年前的事了。

那便是我對威尼斯的回憶，由影像、聲音和氣味組成。在回憶裏無須刻意為那一刻的視覺景象預留位置，因為那個城市的面貌都已攝入相機中。雖然不是全部，但作為線索已十分足夠，足以引領我回想那次旅遊的經歷。但聽覺景象卻不然，我們會用錄音裝置記下喜歡的音樂，為某些特定的情況為對話作錄音，但甚少會單用聲音作一個環境的紀錄。在一個城市裏，視覺景象的基礎是常在的，時間或情景會令細節稍有改動，但基本的建築物、街頭設置、道路的形態並不會有恆常的變動，但聽覺景象——聲音的形態則每一刻都在變動，是一個城市正在生存，正在活動的證據。在回憶起那次遊歷中，令我體會了聲音是城市的記號，在表現

出那空間的地理、社會、文化、歷史甚至經濟活動，同時亦提供空間，帶領我們進入想像及回憶的畫面，觸動我們的情感和潛意識思維。這既是個人獨有的空間，又是可共享的公共空間。

威尼斯並不算是完全被城市化的地方，所以在這地方還有被自然而生的聲音所包圍——河水聲、白鴿拍翼飛翔和行人踏過濕地的聲音，也可清晰地聽見。相比之下，香港這已被城市化的地方，我們要面對的卻是噪音問題——汽車、鐵路、建築工程、媒體、電話和電子科技（閱讀器和音樂播放器）。身處在這個密集城市裏，所有這些東西在活動時所發出的聲響差不多每一刻都包圍著我們，而且距離越來越近我們的觸感。它們的存在亦形成了這個城市的聲景（Soundscape）。早在一九七七年，聲景這名詞及定義的始創人及研究者穆雷·夏法爾（R. Murray Schafer），已認為在社會裏一般聽覺環境是可以視作為社會狀態的指標來閱讀，並可能會告訴我們社會的趨勢和演變。¹身處於在科技文明急速發展下的香港，這城市的聲音亦相繼地產生變化——由機器所發出的聲音已一步一步地蓋過反映人群活動的聲音。這亦是一個提示，提示著我們在城市裏內在的日常生活已在變質，如果這些事沒有被察覺，而被視為理所當然或普遍的情況，我們對聲音的感知必然會相繼改變。本文會為城市的聲音作記錄，以聲景為脈絡，反映這城市的內在形態及現存的潛在問題。夏法爾亦認為要有效地了解聲景，我們必須考慮到過去和現在，為未來製造有成效的建議。²所以，同時亦會尋找在回憶裏已續漸消失的聲景，回顧它們的特質，結合當下，探究如何建構出未來聲景的和諧，令城市可逃離聲景被科技全面侵蝕的危機。

城市聲景（Urban Soundscape）

在城市（urban）裏生活，噪音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主導著城市的聲景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因為聽覺環境的設計，從來在建築和城市規劃都被忽略。雖然近年高噪音受著各界的關注，環境保護署有噪音管制條例去監控高噪音環境，在道路設置隔音屏障以致住在旁邊的住宅得到保護。心理或精神科專家提出長期處於高噪音環境中生活或工作會危害聽覺及精神健康。但事實上，噪音隨著城市化出現和被視為社會問題已有一段時間。³當我們身處其中，好像這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¹ Schafer, 1977

² Schafer, 1976

³ Truax, 2001

亦不由我們控制。在這悲觀的情況下，噪音污染的結果令我們忽略了它，我們必須尋求方法作正面研究，以改善世界聲景的和諧。⁴首先，我們必先要了解什麼是噪音（Noise），它的結構如何？並要探究噪音是否真的主導了城市聲景，令我們沒有選擇？

噪音——在牛津字典裏的解釋是一種聲音，尤其是一些響亮的，或使人不愉快，或導致干擾的；一系列或組合響亮；混亂的聲音，尤其造成滋擾。但如何界定該聲音響亮並造成滋擾？現時是有法律條例用分貝去劃分非法噪音的，但是卻沒有一定的條件來描述使人不可接受和不愉快的聲音，因為這亦牽涉主觀因素。「我們的耳朵沒有蓋，我們注定要聆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耳朵是時常在聽。」⁵

這意味著我們如何篩選聲音進而獲取其中的資訊，是取決於人們的社會、文化及生活習慣。而由聲音變成噪音的過程，亦跟時間及心理因素影響有極大的關係。例如在白天，小販在街頭叫賣會視為正常不過的事，但如果在晚上零晨時份出現，它的叫賣聲或許已成為噪音；又例如辦公室裏響過不停的電話聲，以及一些自己不喜歡的音樂。聲音其實亦是一種中介，中介著我們的活動，所以我們要去面對和定義噪音的時候，不單止要看分貝上的數字，還要分析其內的本質及所反映的活動。

聲音轉入到我們的耳朵，由我們去決定它是否噪音，這表示聆聽者及其生活習慣亦處於相當重要的位置。當香港機場還在九龍城的時候，飛機經過製造出來的噪音。在長年累月下已成了當年居民的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居民根本無法改變當時的環境，只有與它共存。習慣了以後甚至淡化它的干擾性，淡化了它對人的影響。這便是坎貝爾所說的習慣綜合症（habituation syndrome），大概是人們對噪音最普遍表達的反應。⁶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現今行車路的距離跟我們的住屋，甚至窗戶越來越近，智能科技亦增加了城市裏的聲音。當我們將它普遍化並欣然接受時，我們不知不覺會將聽覺的靈敏性降低，忽視被噪音影響著我們的精神健康。

結構——城市聲景，自然出現於在公共空間裏的恆常活動。隨著時間的過去，城

⁴ Schafer, 1977

⁵ R. Murray Schafer

⁶ Truax, 2001

市聲景的結構亦不斷演變。如今在室外道路交通的噪音往往佔據著整個城市裏的聽覺空間，在室內的公共空間又續漸地滲入電子化及媒體的聲音，這可能會導致城市聲景更單一和枯燥，令我們錯失了在香港多元文化的城市生活環境的豐富細節。聲景形態的構成，內裏包含了不同的原素，夏法爾對聲景的分類源於對聲音直接的感知，其特質主要分為三類：主調（Keynote sound）、信號（Signals）及聲音地標（Soundmark）。所為主調比喻為特定曲譜的主音調，視為背景聲音，已存在於我們的聆聽習慣裏，但卻不會有意識地聆聽。它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因為它們勾勒出人群生活的特質，亦反映我們的社會文化。信號是前景的聲音，它們令我們有意識地聽到構成聽覺警告裝置：鐘聲、汽笛聲、喇叭和警報器，一些單一的聲音。而聲音地標一辭是源於「地標」，是指一個社會獨有的聲音或具備的一些特質，使人注意該社區生活的人，令社會有獨特的聲學生活，能令社區的聽覺環境獨特，且加以保護。⁷在香港，很難找出一種聲音代表本地城市的聲音地標，但代表地方的則有（或曾經有），那便是貫穿港島區電車的「叮叮」聲，以及曾經覆蓋九龍城上空的飛機引擎聲，但後者絕不建意保留。雖然電車的「叮叮」聲是由信號組成，但亦可反映出本土的交通歷史，是一個會移動的聲音地標。

隨著城市形態的改變，城市的主調亦隨著改變，為了要勾劃城市聲景的結構，空間及時間成了聲景結構的面向。道路行車的噪音、交通燈的指示聲、行人急速的步伐、建築工程發出的聲音、偶有小販的叫賣、搬運貨物聲等，都是地上築成聲景的元素。然而，在我們的公共生活空間已擴展至地底，由於香港的地下交通網絡十分完善，近年由地下鐵路伸延至各商場及商業大廈的地下通道發展，令城市的結構伸延至地下領域。地下領域是一個沒有生氣的可怕空間，沒有晝夜，沒有四季。在車廂外智能系統的指示聲、機械發出的廣播聲、上落車的指示聲、在車內鐵路高速行駛與空氣碰撞的聲音、電話、遊戲機的電子聲，以及媒體的廣播亦佔領著整個地下空間。在地底，我們幾乎被科技完全淹沒。離開地底，購物商場則為城市聲音劃上時間的界面，如時代廣場和海港城等等。在建築物外牆的電子屏幕都會通知我們節日的來臨，電子屏幕又成了媒體進一步爭奪的空間，這些都是令城市聲景在量、在質都不斷惡化的原兇。在這想表明的是，智能系統的指示聲，和媒體的資訊聲音會是繼道路交通後，污染著城市聲景的噪音，而這些聲音

⁷ Schafer, 1977

都不能反映我們生活的活動。

聲音體驗——Soundwalking

在日常的生活中，聲音的種類與日俱增，尤其是在這數十年間出現的電子化生活——八達通閱讀器，和購物時電腦條碼閱讀器發出的響號。縱然聲音污染城市已得到相當的關注，但亦阻不了它們的增長及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細節中。為了解城市聲景如何成為本土城市的另一個中介，再現城市化下的生活景象，我採用了第一身的體驗去主動聆聽。Soundwalking——一種主動用聽覺去探索城市聲音的實踐。當走進整個城市，同時聆聽所有的環境聲音，⁸在這實踐裏可令我重新記起，甚至重新認識身邊包圍著我們的聲音（及發出那聲音的活動）。更令我與整個環境產生互動和對話。我攜著錄音機短短一星期，於兩個不同城市工作——香港和廣州，以下是一段已被剪輯過的聲音作為這四天聽覺體驗的總結。

而處理聲音的方法是受著前衛 (Avant-garde) 時期的音樂家約翰·凱吉 (John Cage) 所啟發，嘗試視城市裏的聲音作為不同的另類樂器了解其特質並譜出節奏：「無論我們身在何處，我們聽到的大多是噪音。當我們忽略它，它會擾亂我們。當我們聽它，我們便會發現它的吸引。一輛卡車在每小時五十英里的聲音，站與站之間的靜止。下雨，我們要捕捉和控制這些聲音，不使用它們作聲音效果，但作為樂器。」⁹

Track 1 :

城市化下的類同——Similarity of Urban Soundscape

錄音地點：屯門、上環、旺角、廣州（珠江新城一帶）

因工作關係，無意間可以在兩個城市裏進行這次聲音體驗，本來是希望作出比較和嘗試尋找和諧聲景的要素，但最後得出的結論亦與本意有些差別。而這段經剪輯的聲音是有意地將察覺到的問題呈現出來。除了旺角以外，其他都是我上班的地方，廣州珠江新城一帶是一個新區，混合商業、住宅項目及文化設施的新區，主要交通網絡是廣州地鐵，快速公共交通系統 (Bus Rapid Transit) 及自行車。

⁸ Jennifer

⁹ Cage, 1973

當我開始聆聽我的聲音遊歷時，如果不是有日期及時間的顯示，我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無法分別聲音的來源地。無論香港或廣州都有著相同的聲景，城市化下製造的噪音淹沒了地區文化活動的聲音？還是根本沒有地區文化活動？在地面上只有汽車、交通燈、步伐和電話聲，至於街邊的商舖，單從聲音並不察覺到它們的存在，要麼商舖是有一道玻璃牆或玻璃門隔著的空調空間，要麼商舖跟道路的距離只有四至五尺，車來車往，根本無法聽出它們的存在，甚至在進行的活動。珠江新城一帶亦差不多，有些位置或會較安靜。雖然行人道都比較寬闊，但亦是安置在馬路旁。在商業區內會有地面商舖或購物商場，但地面商舖全都有一道玻璃牆或玻璃門隔著的空調空間，可能這是新區的規劃，所有設置都非常清潔整齊。最奇怪的是路旁的綠化普遍地也十分美觀，但只聽見樹葉搖曳卻聽不見雀鳥叫聲。廣州的地下空間，除了語言外，基本上分不出與香港的地下空間有什麼分別，都只是有媒體及智能科技發出的聲響和廣播。

城市化空間建設無疑令我們的生活更便捷，更快速。完善的城市規劃亦令城市的外貌井井有條，將地面和地底的建築物、道路、行人通路和公共空間外貌至功能都規管好，結果連我們的生活及行為都一同被規管。公共空間如道路、街道、天橋成了城市人／車高速流動的硬件。公園、廣場只是美化及調息的地方，在這些空間的聲音裏找不到當地社會歷史，生活文化的任何線索，同樣的問題，智能科技和媒體已滲入生活每一個細節，它們發出的聲響雖然算不上是高噪音，但種類繁多且無處不在。它們有能力令人們在當下抽離現實，尤其智能科技的聲響是沒有內容，亦沒有文化基礎的。城市化空間幫助了它們主導著聲景，令人們越來越難以通過聽覺信息來辨認個人身份，不單在城市的視覺景觀，連聽覺景觀都容易觀察出生產城市化空間時亦相對生產出同質化空間。縱觀全球，城市化在外觀的建設大致只有一條方程式，那就是將人的活動移至建築物內並向高空發展，而將人的流動續漸由地面移至地底，將地面空間可變成覆蓋範圍更廣的運輸網絡和美化環境的綠化空間，規劃面向完全傾斜於生產、經濟及管治的效益，而漠視人生活基本模式。

重拾城市聲景——Retrieving Urban Soundscape

情況看似非常悲觀，但我們是有能力令情況改變的。例如把手提電話調至震動模式，或想想八達通的指示聲是否可調低等。記得在東京鐵路某些車站只需要核實

入站而不需核實出站，可否嘗試用這方法來減少製造噪音？曾經去過一所健身中心，差不多每組健身儀器面前都有一部播放著不同節目的電視機，但我只聽見室內的背景音樂。如果想聽的話，只要有收音機功能的手提電話調準頻道，便可用耳機連接收聽。這樣的設備其實亦可加入港鐵、巴士車廂內或戶外的電子屏幕中，至少可讓我們有選擇，亦不會對現有的環境造成太大改變。除了改善這些細節的構思外，保育亦非常重要，保留可代表社區的聲音地標，保留既可代表該社區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聲音（無論它是否噪音），及保留逐漸消失的無聲。

與回憶對話

地點：屯門、旺角

我再一次用了soundwalking的方法重回我從前生活過，充滿回憶的地方。由步行帶領聽覺這活動，連接著我們曾經生活於時空以外那部分的自己。這樣一個反思性路線、行程和探索有助於理論化地方，加上了一些照片的幫助，可重塑當時零碎的聲景，構成了一個當下與回憶的互動。但這次聲音的歷程並沒錄音，因為聽覺景象已在腦海。

我回到兒時住過的公共租住房屋（簡稱公屋），沿著從前上學的路走，在這短短十五分鐘的路程，我經過了街市、大排檔、屋村商場、公園、球場和社區中心。記得那時下課後，媽媽通常會到街市買菜，而我跟妹妹都非常討厭街市裏的嘈吵聲和叫賣聲，還有濕滑的地下、魚檔和肉檔的腥味，以及其廝殺的場面。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在附近的文具店逛逛，而那裏最得我們歡心的便是由二十元至二百元不等的音樂盒。其實現在反而弄不清為何每天都到同一地方也不生厭。最熱鬧的日子當然是節日，有時候會有嘉年華會，有時候會燒爆竹，舞龍舞獅。然而，現今這路程的面貌已改變，街市、大排檔被拆了；屋村商場變成領匯的冷氣商場；公園的遊樂設施都被拆了，只剩下長椅和樹木。當我在這條街道上步行時，其實已與身處的環境進行對話。確實地，亦象徵地再次身處於自己的故事裏……亦有助重現關於個人，以及社會意識和有集體回憶的地方。¹⁰無論街市、嘉年華會、燒爆竹或舞龍舞獅的聲音都非常嘈吵，但它們都有內容，反映著公屋居民的生活文化。街市裏商販與「師奶」「講價」的情景、肉刀在砧板上斬肉、剖魚，還有在家禽檔雞鴨的慘叫聲，都反映著該地方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文化、商業活動和飲食文

¹⁰ Jennifer

化。現在在超級市場買菜，貨架上拿起的都是已預製好連包裝的貨物，除了付款，全程不會有人跟你溝通，超級市場的狀況顯得非常冷漠，強烈欠缺地方感。街市雖然尚未消失，但卻有續漸被超級市場取締的跡象，如果街市文化不被保存，這有我們生活文化的地方會變成歷史。每逢節日、祭祀、慶典和開業的嘉年華會，舞龍舞獅所發出的噪音更令人又愛又恨。同樣地，在屋村的舞獅表演幾乎絕跡，嘉年華會亦已變質（由為小朋友而設的攤位遊戲變成了為成人而設歌舞表演）。但這些噪音都曾經是建構本土城市聲景的一部分，彰顯社群的生活、歷史、文化等，亦都是這些噪音聯繫著我們個人身份和地方的關係。

當下與回憶裏聲景中的對比，令我們反思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價值的流失以及生活的體驗，這些如何被規劃不自覺地改變。然而一些正面的聲音其實可令本土城市避過同質化，回復甚至建構更有趣和有本土特色的生活環境。所謂正面的聲音，就是至少可反映人群活動的聲音。最後我到了旺角、油麻地（以往讀書時的地方）一帶走走。如要從聽覺尋找香港是購物天堂的價值，就只在女人街和花園街才可找到。「快點啦！收檔啦！平點俾埋你啦！」這些叫賣聲有誰能抗拒？又如從聽覺尋找香港是美食天堂的價值，又要數大排檔的「火喉」、「拋鑊聲」、「摺檯接檯聲」，還有店員在門口叫「埋黎坐！入面坐！」的聲音。最後，我到了旺角行人專用區，一個自然而生的公開表演場地。雖然那裏的表演不甚討好，但亦形成了當地的聽覺生態，夾雜著周圍的環境聲，一邊在唱著流行曲，走前一點又聽到古怪的音樂聲伴著跳舞表演，雖然還不能清楚界定這是噪音或是正面的聲音，但卻確定這是在公共空間裏代表自由的聲音。人是透過體驗才會產生對一個空間的感知和認知的，而當中的感知和認知不是單靠個人的感覺或空間的外形，還要配合外在參與活動的人和物給你的資訊。所以恰當保存城市聲景，相等於恰當保存在街上和公共空間裏一些集體、社群活動的自由。

Track 2 : <http://soundcloud.com/kmlee-1/citiessoundscape>

無聲的力量

要重拾城市聲景，除了要保育可代表該社區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聲音外，還要保存續漸消失的無聲（silence）。「消失的原因主要因為對無聲的恐懼，人害怕沒有聲音如人害怕沒有生命一樣，避免了用無聲去懷抱對永久生活的幻

想……在西方社會，無聲是負面，空虛。」¹¹在夏法爾的研究中他們亦發現在西方文學作品中描寫無聲的比率由一八一零年的百分之十九降至一九六零年的百分之九，而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大部分用負面的形容詞來表達無聲。¹²長久以來，人對無聲的概念改變，忘記了無聲的價值。在聲景中的位置，無聲是聲景裏保持健康的要素，在無聲的環境可令聽覺更靈敏，令我們更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所以要進一步改善城市聲景，要改善構思、保育，還要在有聲跟無聲規劃中取得平衡。

體驗將城市聲景具體化，更反映城市化問題已侵入人的感官，影響著人的行為。精神對環境的感知，同時回憶卻給了我們正面改善的提示。但其實這並不足夠，因為如何建構或怎樣建構舒適的城市聲景的問題尚未解決。很可惜，這都不是我們範圍以內可做到的事。人在城市裏是如此被動，可以做的就是從自己開始，尤其在香港大部分的情況下，規劃也好，建築也好，室內設計也好，聲音只會是設計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不會是主導的要素，何況在既有的環境下作出控制？這是更困難的事。所以，相信現今最重要的是從教育提高對聽覺環境的意識，畢竟聲音穿透及影響人的意識的能力遠比影像高，影像可以選擇不看，但聲音卻不可選擇不聽，雖然音樂播放器可令聽覺隔離聲景，但卻擺脫不了固有的問題。

參考書目：

1. Cage J. (1973). *Silence*.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 Schafer, R. Murray (1977). *The Soundscape -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Vermont. Destiny Books.
3. Schafer, R. Murray (1976). *Courier*, November. *Exploring The New Soundscape*. UNESCO. 4-8
4. Truax, B. (2001). *Acoustic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互聯網參考資料：

¹¹ Schafer, 1977

¹² Schafer, 1976

1. Jennifer Schine. MOVEMENT, MEMORY & THE SENSES IN SOUNDSCAPE STUDIES
<http://www.sensorystudies.org/sensorial-investigations-2/movement-memory-the-senses-in-soundscape-studies/>
2. Oxford Dictionaries - Noise
<http://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noise?q=Noise>
3. Open Ears by R. Murray Schafer -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ound Ecology
<http://www.acousticecology.ca/open-ears-by-r-murray-shafer/?lang=en>

Track 2 聲音來源：

1. 麻雀、商販
<http://www.cnngo.com/hong-kong/play/hong-kongs-soundscape-018484>
2. Merry-go-roun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TWGPFpeyPw>
3. 舞獅表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vs0TbyP2A>
4. 四仔教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aIn_TjIsIo